



### 五月的槐花

文/刘云燕

春天结束了,夏天如期而至。

马路边的槐树开出白白的花,星星点点地藏在绿叶丛中。它勾起我对故乡的思念,勾起那小院子里槐树的无限怀想。

老家的院子里曾有三棵老槐树,一到夏天就绿叶葱茏,高高地耸入天空,把整个院子都笼罩在一团浓密的槐荫里。

四月阑珊,白白的槐花开了,远远地看,像一条瀑布从房檐上挂下来,山风一吹,香香甜甜的,弥漫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朵花都有几十个花苞,像一个个倒挂的金钟。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像一个个小喇叭,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像一个个小茄子。槐花一串一串挂在枝头,像一串串白色的小葡萄。仔细地看就会发现,花瓣与花萼之间是翠绿的,有些透明。

蜜蜂来了,先是绕着花飞,嗡嗡的叫着,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光。然后悄悄地停在花蕊中,用一根长长的针插了进去,一动不动地吸着里面的蜜。

那时,我只有四五岁,母亲用槐花做了一个大大的花床。她先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在树上敲打着,槐花便像雪一样地纷纷落下来,散在地上,厚厚地一层。

母亲把它们收集起来,在上面覆盖一个小小的凉席,让我坐上去。这凉席软软的,透着清香,我像那童话里豌豆上的公主,坐在世界上最美妙的床上。

我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周围的一切,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在地上洒下稀疏斑驳的光影。微风悠悠,忽大忽小的光斑在我的脸上晃动,透过绿绿的槐叶缝,太阳像金子一样闪着光,又像一个个彩色的大气球挂在天上。

老槐树上总会吊下一个个褐色的小虫,母亲称它为“吊死鬼”。它们悬着那根亮亮的细丝在风里轻轻地摆动着,忽上忽下,悠然而自在。

我伸手把它们摘下,放在手心里。轻轻剥开外面一层薄薄的茧,里面有一只小小的虫子,扭动着翠绿而柔软的身子,褐色的头,有两根极细的须,微红的嘴里吐着细长的白丝。

我有些可怜它了,正想把它送回去,身傍的母鸡一下子窜上来把它给叼走,咚咚地跑几步,得意地拍了一下翅膀,清脆地啾叫了一声。我便十分后悔,它在空中玩得好好的,要不是我,哪里会送命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想起这一幕,心里总有一丝愧疚。母亲还会用槐花做蒸糕,特别香甜。她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篾刀,在树尖上勾,只有树尖上才最饱满,最干净,最白嫩。

她还觉得不够,采下后将花朵一个个精选出来,再细细地洗一遍,在阳光下晾一会儿。糯米也浸泡了一夜,十分酥软。天刚亮,母亲把槐花和着白砂糖均匀地拌在米粉里,再放几个红枣和花生,盖上一层薄薄的布,放在锅里蒸。米等揭盖,清香气就出来了,让人禁不住地直咽口水。

揭开了锅,雪白白白的,槐花安静地躺在里面。花瓣已融在糕里,只有花蕊,还泛着一点点的微黄。母亲将槐花糕切成一个个如火柴盒一样的方块,摆进盘中端上桌来。

槐花的芯如白雪里的腊梅,红枣如玛瑙般镶嵌于其中,那沁人心脾的清香让我和姐姐再也不能离开桌子半步。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花,浮香一路到天涯。”五月的槐花又开了!是这样的熟悉和亲切!故乡的老槐树早已不在,可那槐花里的光影与生命,那甜甜的槐花糕清香的味道永在记忆的深处。

院子里的蔷薇开了,从二楼垂下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花瀑布。我努力地垫起脚,使劲地伸手,竟然够到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蔷薇花。我把它小心地放在花瓶里,淡淡的香气中,我突然想,很多美好,也需要垫垫脚,才能够得着。

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一直喜欢大山深处的一处有温泉的村子。当时暗暗地想:“将来我长大了,要在这里有个小小的家。”时光荏苒,梦想依然。当我和爱人结婚几年后,我怯生生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原以为他会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抛在脑后。谁知,他听了,竟然赞同地说:“好啊,我支持你。”那一年,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他去看了一套带院子的房子,竟然和梦中一模一样。但是,听到价格时,我断然地否定了。这个价格在当时,听起来像个天文数字。爱人却看得仔细,详细地询问了各种配套设施,然后果断地交了一万元定金,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就这样定下来吧。应该和你想要的一样。”我当时有些惊喜,又有些担忧。这么多的钱怎么还?爱人说:“只要你喜欢,我更有挣钱的动力了。”于是,那些年,爱人除了本职工作,下班了还去做兼职,风里来,雨里去,我们竟然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拥有了一所房子,就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从此,我们每个周末都去乡下,养花,种菜,畅游在山水之间,似乎四季更迭,春华秋实,于我而言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们以小屋为中心,走遍了周边的山山水水,也留下了一串串的笑声。在乡下



### 垫起脚,够到美好

文/刘云燕

的小屋子里,我们弹琴,写字,画画,所有的美好,来源于当年努力地垫垫脚去争取。

儿子初中时,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快到中考时,

同学们都开始进入冲刺阶段。我不断地鼓励孩子,要给自己定一个清晰的目标,在人生关键的时候,不动手一把,努力地垫垫脚,看看能不能够到更好的学校。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只要努力了,结果也就不必在意了。

儿子突然像是长大了,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复习生活中,连平日最喜欢的网络游戏也渐渐冷淡了。那半年的时光,儿子用尽了他所有的气力,似乎也像奔跑着赶一程的人。当中考成绩出来后,他竟达到了一所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兴奋之余,我鼓励儿子,朝着目标奔跑,一定会有丰硕的回报。

我从小就有一个写作的梦。后来,工作,结婚,生子,生活的重心似乎都在家庭和工作中,自己的兴趣早失之殆尽。爱人鼓励我说:“要重拾儿时的爱好,这样,你的生活才会丰富多彩。”于是,我在图书馆办了借书卡,给自己制订了每月阅读和写作的小目标。爱人笑话我说:“你的目标太高了。蹦三蹦,能够得着吗?”我却心有不甘。只有全身心投入,才会取得意外的惊喜。就这样,我从几年前每年发表十几篇,几十篇文章,到自己的文字散布在全国各地。我开心地说:“自己的文字长了腿,可以到达我未曾到达的地方。”每天发现那一枚枚小小的惊喜,就感觉生活仿佛也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这些美好,都是在努力与坚持中,垫垫脚取得的。

生活中,垫起脚,冲着幸福和美好出发……



中国山水画

李德军/仿

### 把夏天过得充满诗意

文/王雨霏



夏天,是美丽的,擎一株荷叶,扬起水珠;夏天,是翠绿的,阳光洒满;夏天是傍晚时摇曳的蒲扇,是淘气的萤火虫飞来飞去;夏天是草长莺飞,蝉鸣蛙鸣;夏天是一缕荷香,是一个浪漫的季节……

夏日,我们一起赏荷。夏日里,最爱的花就是荷花。它独特,清雅,柔美,透着一股禅意。总爱在夏天的清晨,早早地去公园赴一场荷花之约。荷花粉透,亭亭玉立。《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总会借着夏月荷花初开,晚舍而晓放时,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荷花茶,香韵尤绝。喜欢看那些小小的花骨朵儿,在晨露中,欣欣然,含苞待放的模样。古往今来,人们用美丽的文字去描述它,荷香阵阵,“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

夏天的影像是明媚的,铺陈着阳光的气息和饱和的色彩。夏天里,可以做很多幸福而美妙的事。夏日,我们一起吃茶。燥热的日子,最爱一壶茶。如果在凉席上睡去午觉,一壶茶,会让夏日变得幸福起来。

喜欢在乡下的院子里,静静地品一壶茶。丝瓜已经淘气地爬上了二楼的窗,正好奇地张望。园地里瓜果累累,都旺盛地生长,似乎都爱极了这个夏天。我在小院里有花影一帘,茶具一套,纯木的小桌椅,与午后的时光相伴。你可以闻香,吃茶,亦可以观云,听风,茶喝下去是淡淡的,渐渐的,汗出来,竟然浑身清凉舒坦。

夏日,我们一起旅行。喜欢在夏日里,去泉城的美容街。这时节,你随意地走在那些老院子里,就会发现更多的惊喜。小小的胡同走进,普通的人家竟有泉眼。你看,这叫“涌泉”,那叫“厚德泉”,那个叫“静泉”。老人临水而居,会缓缓地为你讲泉城的历史。“这涌泉啊,还有一段小故事呢。相传嘉靖七年,一位秀才赴院赶考,却晕倒在胡同口,这户人家用甘冽的泉水将其喂醒,后来中举

便经常来看望。这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典故了。”泉眼处,水如花朵般一朵一朵地“咕嘟咕嘟”地冒着,水极清澈。在泉眼处,人们将地地道道的趵突泉啤酒冰在那里。即使在盛夏,你坐在阴凉的院落里,喝上一杯啤酒,吃上一块西瓜,那种芳香、柔和,又沁人心脾的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了。

巷子里的人家,邻水而居,演绎着平凡的岁月。漫步在芙蓉街上,似乎已经听不到青石板下淅淅的水声,但是有人说,你还是要把脚步放轻些,再轻些,因为,经年累月的岁月沉淀,没准就会踩出一个个故事来。

夏日,听雨打芭蕉。喜欢在夏日听雨,难得在炎热中有了丝丝凉意,坐在家中,听着雨声滴答,身心闲静,真是妙极。静心听雨,听着雨声打在芭蕉上,出现了美妙的乐感。窗外,叶片翠绿,雨如线,如瀑,丝丝缕缕,水花飞溅,如珍珠一般。美妙的是你居住在有青瓦的老宅里,看着雨滴一串一串地从屋檐上滴下来,使得古老的瓦片增添了几分灵动之美。此时,如果屋外水塘里种满莲花,那种清静高雅的美,更是一显无遗。

你可否,将每一天平凡的夏天,过得充满诗意呢?

### 麦风香里杏子肥

文/刘昱婷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与麦子一块儿成熟的,还有杏。别看春天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热热闹闹一齐开了,可那个也没有杏的心动儿大。杏儿仰着脸,捧着小拳头,一天大似一天地长,先把个儿长成,把腮儿变沙,又给身子上色。麦子飘香阳光送暖的季节,一颗颗圆滚滚香喷喷的杏子就挂在枝头,掩映在树叶子里了。

熟透了的杏吸足了日月芳华,饱尝了微风抚摸,它满身橙黄带红,欣欣然的,就如同杏树的小心脏,一颗颗在光与影中热烈地跳动。熟了的杏沉甸甸的,不用树摇,自己就坠了身子往下落,“啪,啪”。地上,一片金黄。捡起杏,手心里擦几下,一瓣两半儿,咬一口,软中带甜,丝丝的好味儿,果真含有麦子的清香啊!所以看到李佩甫先生在《平原客》中把这种杏

叫做麦香杏,我认为不止贴切,还很接地气。就像那个时候人们给自家娃娃们取的名字:麦熟、小满、杏儿一样,带着民族风,饱含乡土气息。这名儿从少年到中年,又到老年,就似那麦香杏的身影一直陪伴着我们。一个小名儿,被父母喊了一辈子。其实,也不是一辈子。二丫、丑闺女、小娃,到老了,还是叫那个,不会变,只是随着亲人的离去,跟自己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不再,那乳名,谁还会再叫给你听呢!孩子们都爹、娘、叔叔、大伯、爷爷、奶奶的叫,名字却再也没人喊起了。久了,似乎连自己的记忆都变得模糊了。

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轻缕,水边朱户。尽卷黄昏雨。怀念儿时的乳名,还有乳名一样的麦香杏。当春天落幕,太阳毫不吝惜日复一日地把炎热撒向大地时,麦香杏就涌进了集市,堆在街道两侧的卖货摊子上了。这时,新鲜的苹果、梨、桃子都还没有下来,杏儿就先蹦跳进人们的眼睛里了。那杏儿又大,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和气味儿,不由得就牵了你的眼睛,把你的心扯到童年那久进了的记忆当中。

你禁不住就要走上前去,拿起一颗,手心里擦几下,一瓣两半儿,咬一口,软中带甜,在丝丝的好味儿中嚼嚼那麦的清香,杏的酸甜。嘴里还嚼着杏子,顾不上打问价钱,便急忙地捧开袋子,呼喊着掌柜的给称上二三斤。麦香杏的价格通常不贵,这也正是它最亲民的地方。

回到家,洗了杏装盘,呼噜呼噜,一家人围坐桌旁,吃着说着笑着。儿时那肥瓜溜枣的一幕幕,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了。多么令人羡慕的曾经啊!麦风香里杏子肥。

### 我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

文/姚延林

我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 很艰难 很滑 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山崖

回头看看 来时路 也一样艰险 陡峭的山坡 细滑的黄土 数也数不清的石坎

回去是不可能的了 可眼前的路也仍然这么难 他不能停下来不走了 我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自己拒绝作答 仿佛在等自己的答案

走吧,走到这里已是不易,想要回家,一定要走下去 咬着牙 想办法,一步一步 拉着树枝 扶着树干 凭着铁丝网的力量 甚至凭着 一簇簇小草的力量 只要不滑倒 哪怕手脚并用 磨着 磨着 哪怕在土地上爬着……

只要不滑倒 在坡度极大又很危险的山路上 只要不滑倒 在有时起风有时落雨的人生中

终于艰难地下了山 回到自己温暖的床上 双腿酸痛腿脚麻木 仿佛被打了一样 但内心是喜悦的 甚至是激动的

我想起老人与海 想起战胜大马林鱼的圣地亚哥 即便最后身心俱疲 但他也是胜利者

我想起在废墟中弹钢琴的乌克兰艺术家 哪怕战争让人背井离乡 炮火也打碎不了一个高贵的灵魂

我想起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我想起人生不是用来被打败的 即便气候异常 忽冷忽热 即便疫情肆虐 谈何心忧 即便境况有时看起来糟糕 让人感觉不到希望

但是真的 事实就是如此 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也许还要经历更多 也许明天不一定比今天好过 然而你没有被打垮 你依旧活着 活着 就要学会咬着牙坚持 在崎岖坎坷的路上 走下去 才看得见风景

活着 就勇敢地面队一切 苦难和伤痛 算不了什么 没有人敢说 一帆风顺的才叫人生 没有人敢说 对崎平凡的不算英雄